

大文学观视野下的文学绘图实践

——林东林《造城》的城市诗学建构

□王仁宝

2025年以来，“大文学观”成为学界热议话题。与“大文学观”并行的是近年兴起的“文学绘图”研究。“文学绘图”概念的核心是将写作视为绘图行为，强调作家选择性地勾勒空间细节，同时，读者在解读文学地图时，结合自身的文化经验，重新构建对空间的认知。作为“雕塑大武汉”的主题创作任务，《造城》的作者林东林以武汉地标为底图，以文学人物、文艺事件、文化脉络为元素，重新绘制出“虚在”的武汉地图。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不啻为大文学观视野下的一次文学绘图实践。

在《造城》中，作家林东林兼具亲历者、参与者、组织者、访谈者等多重身份，多重身份、不同视角，使其既能入乎其内地切身体验，又能出乎其外地客观评说。作品打通了艺术边界，将文学、音乐、美术、戏剧、书法等艺术样式全部纳入写作框架，呈现完整的文化生态谱系；在具体的写法上，作者也有意识地突破报告文学单一文体的束缚，把历史学、地理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等相关的内容融入其中，实现了文类跨界与学科跨界。《造城》写作中对“大文学观”的践行，与作家的“大读者观”密不可分。作者对作品可读性的重视，对更多“文艺造城”参与者的期待，必然也会涵养出庞大的读者群。这一群体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读者，“还有无数对文学有兴趣的人、以不同方式参与文学话题的人、在多种艺术门类中获取‘文学性’滋养的人，乃至对‘文学周边’感兴趣的人”。这种“大文学观”视野，使得《造城》的写作跳出了以往作品关于武汉书写的单一视角，将武汉地标建筑、文化空间、生活空间等城市载体，与作家的生活、艺术家的创作深度联结，实现了个体生命史、文艺现场史、城市转型史的有效融合，共同构成了关于武汉的诗意表达，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命题：当一座工业老城走向文化都市，文艺如何发挥根本性、持久性的建构作用？《造城》以“文学绘图”为方法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回应。

《造城》对大武汉的“雕塑”与“绘制”，主要聚焦于“城与人”两个方面，“经由城市文化性格而探察人，经由人——那些久居其中的人们，和那些以特殊方式与城联系，即把城作为审美对象的人们——搜寻城”，而对“城与人”之间文化连接的探寻与构建则成为了作品更深层次的目标。因而，《造城》对武汉当代文艺全景图的呈现可从人物群像、空间地理、精神文脉三个层面予以把握。

人，作为城的灵魂所在，是城历史的承担者，是城文化的阐释者。《造城》的人物绘图，不是传记汇编，也不是采访实录，而是以代表性人物为坐标，以点带面绘制城市文艺生态总图。12位文艺家经过作家精心遴选，覆盖武汉具有代表性的文艺领域。虽然“对这座城市的文艺行进行程具有推动作用的，远远不止于他们”，但以12章节铺排12位文艺家故事的叙事结构或叙事策略，已可窥见作者总体性追求的叙事野心。12个人物，不是12篇孤立文章，而是地图上的12个坐标，共同拼出武汉文艺的完整版图。

具体到对每一位文艺家的绘图，也可以看出作者对总体性的追求。简略的叙述中不仅可以厘清文艺家的生命轨迹，也可以梳理出文艺家艺术创作的流变轨迹，还可以品析出文艺家与武汉这一城市的融洽与疏离关系。《楚声——记夏青玲》以三个名叫“横店”的地方对楚剧表演艺术家夏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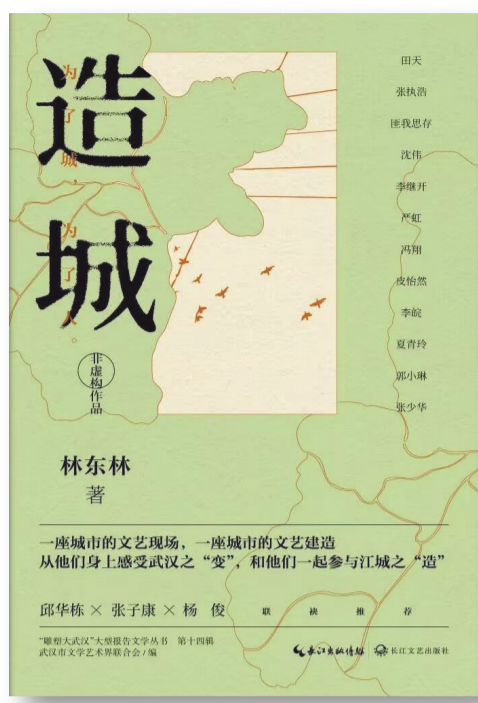
玲的艺术人生地图进行了绘制。出生长大于楚剧之乡黄陂“横店”，学习楚剧于钟祥“横店”，主演楚剧电影《向警子》于浙江影视基地“横店”，夏青玲不仅走出了自己的阳光大道，也让楚剧走上了“万里茶道”。正是夏青玲等一批楚剧演员的艰辛付出，才使这一剧种得以传承，并提升为城市精神韧性的象征。《归来者——记郭小琳》以空间流动为线索实现了对郭小琳人生轨迹的绘制。从香港中文大学求学、403国际艺术中心红椅剧场担任经理、北京“小不点大视界”的职场历练，到回归武汉创立亲子戏剧品牌“小小一剧”与“栖息地剧团”，郭小琳的个人轨迹恰好对应武汉小剧场与亲子戏剧从无到有的十年。《匪夫——记匪我思存》对网络作家匪我思存的绘图侧重于创作转向与身份转型。从“虐恋”到“甜宠”的创作转向，从网文作家到双栖影业创始人的身份蜕变，匪我思存们的“网络文学创作和影视剧开发让武汉在这波影视浪潮中不但没有掉队，反而还呈现出了其他很多内地城市少有的气象”。



403国际艺术中心

将12个人物、12篇文章串葫芦式有效连接的是城市地理空间，是经由作者行走、体验过的地标空间。每篇人物小记前面都有几张关于武汉地理空间的插图、介绍及评点。因而，空间绘图也就成为了《造城》隐在的叙事线索。《造城》以武汉三镇四岸为底图，将物理空间转化为文化空间，使城市变得可阅读、可行走。作者将重要文化空间视为“地图节点”，每一节点都承载特定文化功能。作品关于地理空间的绘制，是与人物命运、文艺实践深度绑定的。空间成为人物的精神延伸，人物成为空间的灵魂注入者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“人一城一文艺”的空间共生。作者的参与、行走、评述，又使得这些孤立的点状地标连接成线状地图，进而叠加为一张可漫游的城市文艺地图。除了正文本外，作品副文本以“我”的视点呈现对不同地理空间的观察与体悟，结构上类似于报告文学作家田天所说的“桥型结构”。作品在空间绘图中对点线结构的设计、对人城关系的凸显、对文化元素的引入，使得有关空间的叙事既避免了城市书写的空泛抒情，也避免了地方志式的材料堆砌，实现了结构性、纪实性、审美性的统一。

如果说作品对人物群像图和空间地理图的绘制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武汉的整体性再造；精神文脉图的追溯与



《造城》林东林著，长江文艺出版社，2026年4月

绘制，则让城与人的关系更为密切，绘制出的武汉图景也更为立体。作品对黄鹤楼空间的绘图，着意凸显的是其“富集的人文层累”，想到的是“古往今来的与这座楼有关的那些诗词文章”。对黄鹤楼诗脉的当代接续者张执浩的叙述，则详叙其两本诗学随笔集，在此中探寻当代诗人接续古典诗脉的轨迹。作品对古琴台空间的绘图，着力挖掘的是作为文化符号的“俞伯牙、钟子期和他们所缔结的那种‘知音精神’”，与之相呼应的是传承传统曲脉的楚剧表演艺术家夏青玲。漫步于古琴台，夏青玲自然而然想起“高山流水”的知音佳话，并以此生长出演剧的成就感。而与古琴台咫尺相望的地方形成了一条文化艺术带，繁衍、哺育着这座城市的美术、音乐、戏曲等文艺种类。围绕古琴台的空间绘图瞬间具有了纵横交错的艺术底蕴。通过对这些文脉的梳理与构建，作品为读者复原出一座有人文层累、有厚重文脉的武汉形象。总体来说，《造城》对武汉精神文脉图的构建，让武汉的文艺地图拥有历史纵深感，证明当代文艺并非凭空而生，而是3500年建城史的精神延续。

《造城》不仅是一部武汉文艺志，更是一份城市精神宣言：一座城市的魅力，不在景物，而在人与城间特有的精神联系；一座城市的真正崛起，不在高楼，在于人、城、文的共生。只有“在人与城间构建文化连接，才能实现人与城的双向奔赴、共同进步”。《造城》对于城市诗学建构的意义在于，它以实有之人、实在之城幻化出一座丰盈的文艺之城。这一丰盈的文艺之城没有终极的“解”，需要更多人投身其中，给予其无穷多样的解释。只有这样，文艺武汉才能更为博大，才能有效拓展“大文学观”的边界。

（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）

冷峻雕刻与精神回响

——评董林组诗《诗人雕像》

□李霞

董林的笔调，冷峻如手术刀，还带着不怒自威的庄严。他躲开了当代抒情诗中泛滥的自我沉溺式的抒情，以雕刻家的姿势，拿起一把词语刻刀，在沉默的大理石上，凿刻出诗歌精神不朽的轮廓。

一首诗从天而降，一块“白色的石头”“从空中落下”。它带着一股宇宙的原始蛮劲儿，掌心还“攥着一只小狼”，在寻常的早晨精准地“袭击”了诗人。这就是董林组诗《诗人雕像》的开篇（《星星·诗歌原创》2026年第5期），一个生猛原始得像盘古开天地一样的场景。“白色”象征纯粹，是万物之始，也藏着无限可能；“石头”，质地坚硬，既代表是原初也是不朽。这昭示着诗在被诗人接住之前，本就是一个完整自洽的小宇宙，只是暂时悬在我们头顶。诗人的本质，不在于他能发明创造，而在于他能承受这份从高处砸下来的、沉甸甸的精神馈赠。

“它的手里/攥着一只小狼”。如果说石头是诗的驱壳，“小狼”便是诗歌的灵魂与生命。狼性狂野不羁，难以驯服，超脱世俗规则和田园牧歌，浑身是原始的锋芒。但这“小”又是能量浓缩的，可以被一把攥住。“凶狠，缠绵”这两个词被硬凑在一起，撕裂常规感知。凶狠，是攻击力；缠绵，是舍不得撒手的柔情。这矛盾的两面焊在一块儿，恰恰摸到了诗歌精神最准的脉——既要有戳穿一切伪装的锋利，亦有包容万物的深情。

若第一首揭示了诗是怎么“来”的，《诗人雕像》则以远景勾勒出诗人是怎样在尘世间活成一座精神雕像。全诗八行，大气沉着，又充满矛盾，而这矛盾恰恰是诗人存在的核心悖论。“你抱着大理石的肩膀/穿过风雪守护的城门”。雕像，是冰冷坚硬的石头，是不动的存在，董林却赋予其“抱紧”的动作与“穿行”的力量，让石材有了体温，有了意志。抱紧自己，是在风雪交加的世界里唯一的自我确认和守护，冷暖自知，独自坚守。“穿过风雪守护的城门”，尽显孤胆英雄的悲壮。城门是关卡、是考验，风雪是打击，是磨砺。诗人雕像以沉默和硬骨，扛下所有磨砺，奔赴未知的前路。

“你藏起美丽心灵/度过不为人知的一生”，这句直接点题：内在丰盈与沉默生存的辩证。雕像之美，不在于外表，而在于“藏起”的内心，那颗丰饶、敏感、高贵的心，注定选择“不为人知”。这里没有怀才不遇的苦楚，没有寂寞孤独的哀怨，反而有种主动选择的庄重。心灵被藏起，是保护它的纯粹。诗人如雕像一般站在时间长河里，任四季轮转、人群遗忘，始终岿然不动，他的价值源自内心守护的精神圣火。这大概是诗人在世上最骄傲的生存姿态，以沉默的声调，唱出比任何喧嚣都更永恒的精神之歌。

《显影》一诗带领读者走进诗人内心的暗房，见证一首诗是怎样从模糊的影子慢慢“显影”，形成清晰山河的过程。这是关于“过程”的书写，更是“顺其自然”的表达过程。开篇就是一种忍耐：“秋天，我搬动石头/忍受着，僵硬的姿态”。“石头”意象再度出现。从被动挨砸到主动去搬。石头是创作素材，亦是沉重的现实。搬它的过程，累得“忍受着，僵硬的姿态”，描写道破创作的真相：创作从来不是潇洒的一蹴而就，而是与顽固素材的死磕，是身心疲惫的体力活。

就在这艰辛的搬动中，他听到了“另一个声音的轰鸣”。那是诗本身的觉醒，是自主意识的发声。面对这个声音，诗人做出关键抉择：“我，一声不吭/不联系世界/也不联系规律/我要让一切——/自然涌出”。他切断外界联系，甚至放下逻辑和规则，他要做的不是塑形，而是等待，是放空，静待自然而然的降临。于是奇迹降临：“让葡萄干的海洋，想起我/就像秋天来了/它在逐渐——沉淀：/一把微凉的山河”。“葡萄干的海洋”，多奇崛的画面，这是水分被蒸发后极度浓缩、糖分结晶后的一片无垠疆域。它象征那些被时间风干、被记忆蒸干的巨大情感储量。让这片大海“想起我”，意味着那些沉睡的经验和情感，终于被唤醒，找到了它们的名字和形状，完成了由内而外的升华。

经历了灵感袭击、人间坚守和内心沉淀，董林在《自己》一诗中，将视野拓展至宇宙境界，四组排比意象，阐释万物自洽的生命哲学：万物都有存在的意义，它们的终点，便是回归自我，自给自足。

“阳光，吃下/被自己照亮的叶子”，阳光滋养叶子，又把光亮“吃”回去。形成能量闭环。给予与收获，完成“自我”的圆满循环。“木勺，掘出/自己埋在斜坡下的蜜蜡”，木勺来自树木，蜜蜡是远古树脂的化石。前世埋下宝藏，今世的木勺收获成果。这是时间维度的自我闭环。“雪白雪白的泉，泉水/在自己日常生活中成熟”，泉水无需奔向大海、化作云朵，在“自己日常”流淌中自我成熟，实现空间维度的闭环。“大海，装入车厢/运向自己不知名的远方”，大海奔赴的远方，仍是自我的未知疆域，昭示“自我”的深邃与无限，是向内探索的精神溯源。

四组意象贯穿自然万物，编织出自给自足的宇宙图景，为《诗人雕像》中“不为人知的一生”作出最佳注解。诗人为什么能安于孤独？因为他正视“自己”这个宝藏。他不向外求赞扬，而是在自我循环中挖掘精神矿藏。创作如阳光吃自己的叶子，是精神的自我滋养；如木勺挖自己的蜜蜡，是内在宝藏的深度勘探。诗歌便是自我宇宙中“不知名的远方”，诗人用一生把自己装进词语的车厢，向着内心深处，永远开拔。

组诗的最后一首《临帖》，将创作与存在的哲思，汇聚在一个极具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“临帖”动作中。临帖是书法传承的根基，是对先贤的虔诚承袭。在这里，它成了所有艺术传承与创造的象征。

当我们跟着董林穿过这组语言迷境，再回望那座伫立在风雪城门的“诗人雕像”时，我们能见到，那坚硬的大理石胸腔里，那只“凶狠，缠绵”的小狼在嗥气低吼；我们也能看见，在他冰冷的外表下，沉淀着“一把微凉的山河”，运转着一个自足的宇宙。

这组诗正是董林砸向这个喧嚣时代的一块“白色的石头”。他舍弃绵软的抒情，拒绝花哨的技巧，以冷峻的词语和意象、沉默的姿态，表达了对诗歌精神最滚烫的崇敬和守护。他让我们相信，在浮华散尽之后，有些精神必须以“雕像”的方式存在——凝固，却蕴含流动；沉默，却响彻轰鸣；藏起美丽心灵，反而拥有全世界最动人的灵魂。

（作者系诗人、诗评人）

在平凡生活中向上生长

——评曾高飞《小镇青年》

□梁好

其内心深处隐秘而质朴的力量，寻找潜藏在他们情感中美好的东西。虽然小说里的蒋镇并没有回避当下乡村存在的诸多问题，但作者借助人物的转变将小说的精神价值推向了新高度。

近年来颇受好评的文学佳作，有许多展现普通人在本真的生活中所蕴藏的大情怀，从而以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讴歌人民的平凡与伟大。这些人物身上具有宏阔的史诗意涵，映射出社会转型期的时代浪潮，使读者窥见他们悲欢离合交织的生活情景，以及社会现实的千姿百态。正如作者在前言中说：“我那几个童年伙伴，在当地都是能人……他们的经历和性格，都深深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，通过他们，可以触摸到当今中国农村的现状和变迁，号住这个时代的部分脉动。”曾高飞集中笔墨为身边的普通人立传，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些普通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，以及他们所蕴含的丰厚的历史内涵。

《小镇青年》成功地塑造了几位令人刻骨铭心、个性迥异的人物，有为了理想，不怕吃苦，最后成功走出大山的许深深；也有为爱割舍前程，与高考失之交臂后另辟蹊径，走新型创业之路的张美生；还有家境殷实却依然拼搏向上的镇长之子肖斌……通过描述20世纪90年代的小镇青年，展示他们在命运褶皱中的困境与迷茫，以及如何在时代大潮中翻腾搏斗、逆流而上。

小说中的青年迸发着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。从他们身上，读者能够体会到，人只要有信念，就不会被压倒，即使出身贫寒，也能通过艰苦奋斗改变命运。曾高飞通过作品歌颂人性中的闪光，鼓励人们用真诚的心去体验生活，热爱生活、主宰生活。“我们活着，不管不如意，不顺心，都要乐观向前看，勇敢往前走！”这样简单朴实的话，带给读者力量与感动，同时又能真切感受到作者滚烫的赤子之心，感受到生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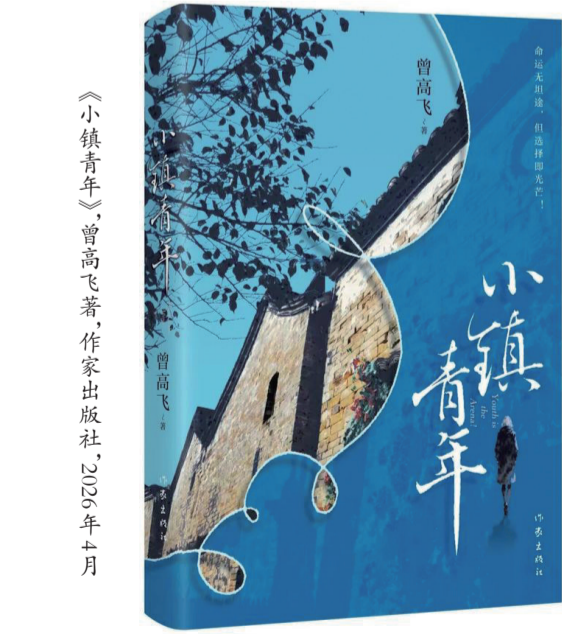
的真诚与珍贵，从而学会生活，珍惜当下，在平凡的生活找到向上生长的力量。

曾高飞的文学根脉深植于湖南祁东，正是故乡的一草一木、家人、童年伙伴和乡邻，蕴含其中的厚重人文、积淀其中的历史岁月，给了他文学创作的灵感和素材，塑造了他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。他始终带着强烈感情色彩关切着农村和农民生活。因此，他的作品总是汇聚正能量，从故乡的土壤中挖掘希望。其实，曾高飞乡村小说中的故乡多是一种回忆和期许，在《小镇青年》中，他就用大量篇幅描绘乡村社会中的生活状态，以及如小溪般流淌不尽的生活日常，展现传统乡村的独特面貌，这是他在寻找“失去的故乡”。那个已经没有土砖瓦房和炊烟的村庄；那条被没膝的荒草淹没，找不到当年痕迹的乡间小路；那样低矮参差，在远方逶迤的丘陵山坡；那湾跌浅澄亮，终年潺潺的流水……面对传统乡村文明的消散，曾高飞并未止步于怀旧，而是希望重建新的乡村。

重建新的乡村，关键还在于塑造新的人物。《小镇青年》的主人公张美生，早已显现出新乡村人物形象的诸多内涵。他有能力、有手段、有魄力，高考失利后选择在家乡创业，以“砂石场”为依托，在山上栽树，在山下种草，并开发旅游，将地域资源转化成生态产业链，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，获得了乡村旅游发展的成功经验。他带领村民们一起创业致富，展现出新时代乡村建设者的实干精神。从另一个意义来说，《小镇青年》对于今天“新乡村叙事”中有关典型人物的塑造，无疑有一定启示，同时这部作品也表现了作者对乡村未来图景的理性建构。

曾高飞用《小镇青年》，真切地记录下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中的奋进与突围，也让读者看到，普通人从未缺席时代的发展，他们以自己的方式，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篇章。

（作者系长沙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）



《小镇青年》，曾高飞著，作家出版社，2026年10月

此前读到过曾高飞的长篇小说《前行的人生》以及散文集《似水流年，家乡味道》，为作者深切的洞察力和现实主义笔触所折服。如今，阅读他的长篇小说《小镇青年》时，我感到惊叹和愕然，他深谙“从平凡日子里挖掘出动人心魄的力量”的写作智慧，为时代洪流中的普通人立传。这些普通人或在生活的泥潭中奋力挣扎，或在命运的十字路口踌躇徘徊，或在理想的道路上矢志不渝。这些看似平凡的身影，既折射出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与希望，也诠释着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”的生命韧性。

《小镇青年》所塑造的人物，多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。他们平凡、朴素、怯懦和迷茫，但可贵之处恰恰是他们的善心、责任心以及远见。例如许财富，人如其名，一生困守于财富执念，为了财富不惜葬送女儿的幸福。他在权力面前卑微懦弱，在财富面前贪婪自私。但作为老实巴交的农民，他懂得知识改变命运，所以再苦再累也要让两个女儿走进学堂。作者透过这些普通人表面的市俗与怯懦，挖掘